



何冀平

人的一生有兩個生日，一個是真正看清自己的日子，是生、是死，都在於心，就像蘇東坡的書畫詩詞藝術思想的中心：在自己體道。

蘇東坡的劇本很難寫，蘇東坡一生活了別人的七世，五色不足但是七彩俱全。唯有看書，看的書與書桌一般高。蘇東坡少年得志，才華橫溢，如一隻五彩鳳凰橫空出世，一飛沖天。正在少年猖狂之時，被友人妒嫉，小人算計，銀鑰入獄，囚禁死牢。瀕死之時，僥倖虎口逃生，之後屢遭貶降，流放鄉野，蝸居破廟，三餐不繼，衣食無着；不停地削職放逐，從天上摔到地底。離卻繁華笙歌，身處蠻荒之地，無親無友、無屋無錢，無情的打擊，令他憑着不服輸不糾纏、寬恕率真的天性，開懇出一塊心田，種下歡樂的種子。從苦悶絕望中走出來，走向曠達，活出生命的韌性和自在，把憂患孤憤，活成幽默天然，辛酸窮厄，活成率真達觀。

劇本要找出一條路，概括他豐盛的一生。我從蘇東坡因文招禍的烏台詩案開端，一開場，同時出現他的三個夫人，這是不可能的，烏台詩案時原配王弗已經離世，但三個女人是蘇東坡一生情感的寄託，是我劇中的重點，三個都要寫，



彭慶梅

時令趕着趟兒，一步也不停歇，斑斕的樹葉還沒有落盡，冬季便悄然而至。凜冽的寒風呼呼作響，冷空氣裹挾着雪花漫天飛舞，紛紛飄落的雪花給大地披上了一層銀裝，山河銀裝素裹，一片妖嬈。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裏，我不由地回想起小時候過嚴冬的情景，回想起那個燃燒着旺旺的火苗，溫暖我童年冬日的小火爐。記憶裏的小火爐是冬日裏取暖的唯一器具，它由三角支架支撐着爐身，一爐火紅的炭火，跳躍着幽藍的火焰，定格在兒時寒冷的日子裏。當清晨的陽光灑滿門前的大榆樹，映照進玻璃窗，我們小孩子剛好從睡夢中甦醒，窗玻璃上美麗的冰花映入眼簾，我們瞅一眼窗玻璃上的冰花，即可知窗外天寒地凍的冷。祖母一大早便起床，點燃小火爐做飯。祖母見孩子們已經睡醒了，便將我們的棉衣展開來，放在爐膛邊的椅子上烘烤，經過小火爐的烘烤，棉衣暖乎乎的，穿在我們小孩子的身上，瞬間便驅散了寒氣，我只覺得暖意融融。爐灶上的飯菜已經做好了，儘管湯粥飯菜清淡些，但也甚是可口，就這樣，小火爐開啟了我們溫暖的寒冬生活。小火爐不僅用來做飯取暖，它還有一項很實用的功能，用來燒烤食物。祖母有一個用鐵絲圈成的籠子，將鐵籠子覆蓋在火爐口，即可放食物在上面燒烤了。當小火爐裏的炭火不再冒煙時，再靜待一會



小蝶

這兩個星期我在手提電話上瀏覽時，都經常出現一條影片，那是東方衛視的跨年晚會演出片段。片中四名女歌星分別穿上紅白金藍4種顏色的豪華晚裝在舞台上唱歌。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，4位女歌星亦很享受觀眾的掌聲。當我細心一看，哦，這4人並非歌星，而是香港的電視女演員啊！穿白色晚裝的是鄧萃雯，紅色的是商天娥，金色的是蔡曉儀，藍色的是萬綺雯。說到這裏，大家都知道這個「女團組合」是什麼一回事了，她們就是在亞視電視劇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中飾演主角姚小蝶、蓮茜、金露露和鳳萍的4名女演員。難怪觀眾們見到她們出現在舞台上時立即歡呼叫喊，因為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這齣電視劇當年風靡內地，緊緊抓着電視觀眾的心。雖然30年過去了，大家仍然對它念念不忘。所以當《我和春

## 我寫蘇東坡

沒有篇幅就把三個女人放在一起，同場出現，從這裏開始，確立了整齣戲以夢境串連的「盜夢空間」。

主題是什麼？「一點浩然氣，千里快哉風」是我最喜歡的蘇東坡的一句詩，早在40年前，就請我的公程思遠先生寫了，掛在中堂。這一句成了我劇本的中心主題。高山流水，江湖流蕩；疏浚西湖，抗抵洪水，黃河改道；生死榮辱，恩怨相加。回歸本源，悟覺真諦，不是佛教的否定人生，不是儒家的正規人生，不是道家的幻化人生，而是他從心靈識見中，產生的獨特人生觀，宋文化儒、道、釋三家思想，融合出一個元氣淋漓、勃勃生機的生命，一股發自心中的氣勢，無可阻擋。宋風雅韻，詩意書香，燒香點茶，插花掛畫，宋從唐的絢麗艷彩脫穎出樸素單純，多純色少雕飾，一碗米，一杯茶，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雲，抱樸守拙，返璞歸真，猶如蘇東坡本尊。

兩年前的一日，堂前月色清好，劇本寫完了，了卻一筆約30年的稿債。一台內地與香港主創聯合創作的新版越劇，在西子湖畔蝴蝶劇場，小百花劇團的巢穴展翅起飛。杭州、上海跨首演場場滿座，接下來是蘇州、揚州、南京、香港……

讓我們隨着蘇東坡，一起入夢，以夢為馬，不負韶華。



鄧達智

有幸跟家中一眾外甥子女、內侄子女關係頗佳。勇弟兄子們誕生時我已回流工作，直至他們幼歲隨父母移居北國，只要從市區小樓住處回鄉，必然帶着他們在村邊未發展成水圍之前的田野魚塘邊上遊走散步，夜間尋找螢火蟲。他們移民之後，家母亦隨同，幾乎每年必然飛遠路前往探望。

謙侄是父親長男孫，得到祖父母特別疼愛，理所當然。幼歲時非常精靈，跟我亦特別投緣。隔幾年，他弟弟浩侄出生，自小便是個更精靈的小頑皮，同樣得到長輩的寵愛，自此謙侄感受作為長兄的身份，將精靈性格收斂，在弟弟面前漸次沉默，讓浩侄的調皮盡顯。他們祖父母面對兩孫子笑口不停。

移民後勇弟為事業，經常亞洲北美洲兩邊飛做太空人，謙侄面對弟婦孤身在陌生國度撐起整頭家，雖然祖母隨行協助，艱難曲折數之不盡。雖然小小學生，但常面對母親鬧情緒，已曉得收藏沉默，心裏話盡向祖母訴說尋找紓緩。一段時間弟弟工作非常繁忙，弟婦只好帶着兩名兒子又回到香港。弟弟沒打算讓他們入讀國際學校，且說：我們都是村校念書成長，姐弟各人往後都在海外繼續接受教育、工作，似乎都順理成章，對兩名兒子的智商高度肯定。沒上英文學校，就上區內一所新辦、但口碑甚佳的學校。

小侄兒剛上小學一年班，雖然不懂中文，一切從頭開始，但以他的聰明伶俐迅速接軌，未算太大問題。大侄上四年

## 侄兒

班，那是小學期間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捩點，功課開始更加繁忙，不懂中文的他身處這個起步點，艱苦可知。幸而作為教師的大姐剛好從北國回流香港繼續教育事業，每天晚上幫助二人補習功課，謙侄面對陌生的中文，初期功課趕不上，又受到不予體諒的老師及同學揶揄、嘲笑，趕功課經常捱至午夜，遇上父母二人為工作出差，有冤無路訴，祖母及在下這個伯父便成為他訴苦、紓緩壓力的主要對象。

難為大姐苦心教導，兩年之後，升六年班之前他的功課已經做得頭頭是道。不過父母決定又要返回北美洲繼續移民生活，有幸謙侄已成長，快將成為Teenager，兩年工夫念得中文亦順，給他一本文字簡潔的亦舒小說，考他中文閱讀水平，小子讀得清楚俐落，不枉大姐一番心機。難為謙侄那些年流着眼淚做功課，最困難時父母又不在身邊，經常到我住處訴苦，哭得死去活來。

成長的困惑，並沒有在他完成大學教育、考過高級專業牌照之後，就此告別。娶得完美妻子，誕下精靈兒子後，以為一切完美天造地設，誰知妻子卻被庸醫誤診，去於壯年。謙侄自此帶着母逝後仍未夠5歲的兒子，獨行承擔着單親父親的重擔。事業成功、兒子聰慧，雖然我弟弟、弟婦同住支援，但看他形隻影單，作為伯父心情難免沉重，故經常電話交談，短訊不斷，卻始終難以填補他失落深沉探不到底的內心黑洞。



●父親抱着長孫侄往祭祖，一臉慈祥且驕傲的笑容。作者供圖

# 童年的小火爐

兒，火苗也完全息歇了，爐膛裏只剩下紅亮的炭火，這時候的爐火青亮，用來燒烤食物的火候正好。祖母將切好的饅頭片、帶殼的花生、小鹹魚放在鐵籠子上燒烤，經燒烤的饅頭片金黃焦香，酥得掉渣，咬一口饅頭片，便覺外焦裏軟，香噴噴的麥香味。祖母將烤熟的花生分給孩子們，我們剝開花生的外殼，花生米裹着一層紅色的外衣，一捏即碎，一粒花生米入口，酥酥脆脆的，唇齒間便留下了烤花生的餘香。燒烤後的小鹹魚焦黃鹹酥，滋滋地冒着魚油，散發出鮮香味兒。我們將小鹹魚捲進煎餅裏，再搭配上蔬菜湯粥，這樣的飯食既滿足了我們的味蕾，又使我們倍感飽腹。在那些寒冷的日子裏，有小火爐散發出來的暖意，有祖母的親情呵護，即便入口的食物並不豐盛，但我也倍感飯菜的甜香。

隨著時光的推移，小火爐退出了我們的日常生活，它被閒置在一個角落裏，默默地守候着曾經火熱閃光的生命，成為一件老古董。當我想起童年的小火爐，再次尋覓它時，小火爐早已不見了蹤影，它去了哪兒？哪兒是它的最終歸宿？它留在了我兒時寒冷的冬日裏，燃燒着一爐紅彤彤的炭火，溫暖着我的童年寒冬時光，那裏有暖，亦有光。

經濟在發展，時代在進步，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。冬日取暖的器具花樣繁多起來，土暖氣、電暖氣、小太陽、空調逐漸進入了我們的冬日生活，為防寒保暖提供了保障。而我，每當嚴冬到來之際，還是會惦記起童年冬日裏的小火爐。如今，儘管時隔多年了，我依然能清晰地憶起兒時的小火爐，憶起圍爐話桑麻的閒適恬淡，彷彿又品嚐到了圍爐燒烤食物的焦香酥脆。原來，兒時冬日裏的那一爐炭火，早已不再是火爐裏燃起的一團普普通通的炭火，而是融入了我的童年故事，點燃我的舊時光記憶的火種。在不經意間，那團火種便閃亮起火花，心頭便似一團火焰燃起來，旺旺的，跳躍着、明亮着，讓我倍感溫暖和舒心。

## 三十年後的「春天女團」

天有個約會》的主題曲音樂奏起，4名女主角逐一出現在舞台上唱出主題曲和插曲《你你你為了愛情》時，觀眾興奮得手舞足蹈，聽得如癡如醉。

這4名女演員都不是歌星，當中只是商天娥擁有職業歌手的歌喉。她們能夠如此吸引觀眾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她們的唱歌本領，而是她們為觀眾帶來的一份美好回憶和情懷，這是很多演藝作品除了其本身的創造性和藝術性之外，能夠做到歷久不衰的原因。

東方衛視也真有意思，可以在30年後的今天請得4名女主角再次同台演出。這4名女演員這些年來在演藝圈中各有自己的軌跡。飾演姚小蝶的鄧萃雯在電視劇中屢創佳績，《金枝慾孽》的如妃、《巾幗英雄》的四奶奶和《巾幗英雄之義海豪情》的九姑娘等，都是由她塑造出來的經典角色，亦令她成為享譽視壇的演技派女演員。

商天娥是那種「出道即巔峰」的演

員。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在《儂本多情》中與張國榮合演，飾演女主角莫笑儀。她又在梁朝偉飾演男主角韋小寶的《鹿鼎記》中飾演傾國傾城的阿珂和陳圓圓。之後40年，她憑扎實的演技成為實力派演員。近數年她較少拍劇，只不時參加歌唱演出。

萬綺雯一直是特別有觀眾緣的演員。即使是「毒舌」的網民，也甚少挑剔和攻擊她。她在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》飾演的馬小玲早已是經典角色，大家想起萬綺雯，便立即想起馬小玲，二者早已混為一體。她近年也較少拍劇，所以觀眾這次見到她，自然眼前一亮。

相信最能為觀眾帶來驚喜的是飾演金露露的蔡曉儀，因為她多年沒有在公開場合出現，被稱為「娛樂圈失蹤人口」之一。這次東方衛視請到她亮相，讓「春天女團」團圓，實在不簡單。

一台表演，令觀眾把30年前的回憶都帶回來，慶幸4名伊人都安好。



小臻

一個國家或一間公司領導人的行事作風和能力，是對其發展的成敗關鍵，都有深遠影響。選對掌權人很重要，領導者有視野、有決策能力，做出正確的決定已是成功一大半，只要一班執行者有足夠的專業技能，就可以令一切謀劃順利落地，反之是注定失敗的命運。

一個領導者是否懂得顧全大局很重要，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、台灣地區賴清德，他們的行事作風和言論只顧個人的喜好，人民利益因此受到影響，還吹噓自己的決定如何有利人民，其實只是注重眼前利益，實際正在傷害人民。

特朗普為了實現他的「令美國再次強大」的夢，恃有強勢的軍事武器就隨便侵略別國，明目張膽綁架別國的總統，然後強搶資源，要開採別國的石油，同時不時威脅其他小國政府要聽話，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的人卻像土匪般霸道，又對格陵蘭、加拿大虎視眈眈，恃強凌弱、「大蝦細」一點不臉紅。連自己國民也看不過眼，上街抗議。你有夢想應該用自己的能力去實踐，而不是靠搶別人的東西。

如果視自己是世界警察，你應該維護世界安全、維護正義，而不是罔顧國際法，做侵略別人國土，綁架別國領導人的事；搶別人的資源，威嚇弱小，恃軍事實力強就隨便動武，因為窮就加關稅。特朗普將管理國家看成管理家族生意，按個人喜好做決策，實在荒唐。最新花招是在社交媒體發文稱，任何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開展商業往來的國家，在與美國進行的任何商業活動中都被徵收25%的關稅。強逼別人分享財富，缺資源就去掠奪，以為誰大誰惡誰正確，世界似倒退至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時期的歲月。

要知道，那是強盜所為，不是警察，你可能得逞一時，但對美國帶來壞影響，嚴重破壞了世人對美國的信任，也損害了人民的利益，貿易生意做不了如何經濟繁榮？加上互聯網時代有什麼是可以完全禁止？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就等於不能合作，國家也一樣，將自己推向孤立境地。為世界帶來的歪風邪氣，這種不光彩的劣跡將永記史冊。

還每每聽到一些崇尚所謂民主選舉地方的人很自豪地說：哪怕選出來的人做得不好也沒問題，自己有權選是最重要，今次做得不合格，下次再選第二個人試試，第二個同樣不才也繼續選第三個……結果不斷輪替、不斷換掌權人，令社會的發展停滯、建設停滯，然後漸漸落後於人。問題在於他們忘記了選舉其實是政黨在競爭，不是個人能力的競爭，如果一些政黨本身有問題，換誰人上場都會有問題。台灣地區、日本就是好例子。

## 一秒回大宋

故人西辭黃鶴樓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江南必遊三大名樓。

如果古代有網紅打卡景點，江南三大名樓必列其中。如果古代有爆款文案，唐詩宋詞也不及這一篇騷賦華文。

中國文學向來崇尚詩詞，駢四儷六的對仗華美往往流於內容空洞、辭藻雕琢而為人詬病。但江南三大名樓（黃鶴樓、岳陽樓、滕王閣）擁有宏偉的建築與壯麗的景觀，自古吸引文人墨客登樓賦騷，五言七律似乎都不足夠氣勢，而宏大鋪張的騷賦因其四六句、對偶工整、文辭華美，呈現正是最能描寫樓閣、抒發胸臆、彰顯文采的理想體裁，王勃《滕王閣序》和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，兩篇寫名樓的騷賦分別代表初唐與北宋的文學高峰，華美的騷文比本身的樓閣建築更為豪華氣派、光芒萬丈、流芳千古。

江南三大名樓之中，只有岳陽樓是現存的清朝建築，滕王閣與黃鶴樓都已毀於戰火。這次我應岳陽文旅局邀請，由西九龍出發，坐4小時高鐵，直達岳陽樓。一進門就看到「五朝樓觀」，用銅製模型，重現唐宋元明清的歷代岳陽樓，無一雷同，原來此名樓重建過50多次，每次還改變模樣。

唯一不變的是，自古以來，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樓台勝景」，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劉禹錫、白居易、李商隱、范仲淹等文人，不是來打卡影相，而是登樓賦詩。名樓得名記，名聲才益彰。所以，今夜我也化身「北宋文青」，走進北宋的范仲淹時代，與他來一次隔空對話。

《今上岳陽樓》採用當今流行的行進式沉浸體驗，在岳陽樓景區設立四大劇場，呈現三大詩境，由古裝的演員和我們打成一片，以滕子京重修岳陽樓、邀范仲淹作《岳陽樓記》為主線，讓我們一秒回大宋。還要觀眾寫兩句，賦騷我沒有這才華，就兩句打油詩湊湊熱鬧。

那時的大宋首都汴京，可是媲美當今紐約東京倫敦加起來的世界中心大都市，《東京夢華錄》和《清明上河圖》描繪其

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。所以，岳陽樓景區外的夜市也是以汴河街命名，復原了青磚青瓦白牆的明清建築，看完表演，再去夜市吃平江香乾、三妹綠豆餅、糖油粑粑。

至於《罰罪2》上周已在本欄介紹過，作為刑偵劇續集，由黃景瑜、王傳君主演，延續第一季的硬核刑偵風格，講述刑警秦楓在封閉小城生態中與黑惡勢力纏鬥的故事。觀眾評價其劇情環環相扣、節奏緊湊，有觀眾認為大結局略顯牽強，但筆者覺得是同類劇中有較完整的結尾。

《剝繭》由羅雲熙、劉雅瑟主演，一如劇名，採用抽絲剝繭的推理辦案模式，開播10集後因更新節奏問題導致熱度下滑，最終大結局反響平平。

《逍遙》由譚松韻、侯明昊主演，趙麗穎特別演出，是導演徐紀周首次嘗試仙俠題材。該劇與《人之初》同日開播，但市場表現不及預期。觀眾反饋認為演員表演、劇情節奏、打鬥戲設計等方面都未盡善美。以上幾套劇大致已收官，劇集市場繼續競爭激烈，各劇集在題材創新、敘事結構、製作水準等方面均在尋求突破，也讓觀眾有更豐富的觀劇選擇。



●《人之初》劇照 作者供圖